

作家写作家

灯照来时路

向辉



王正湘。

1989年4月，我作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，带着诗稿《五色环》拜访学长、著名散文作家王正湘先生。先生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个儿挺高，满脸的慈祥。其时先生住在银盆南路，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副编审。

先生浏览了我的诗稿，说：“你才气不错，但你要知道，文学创作是场马拉松赛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；文学创作要耐得住寂寞与清贫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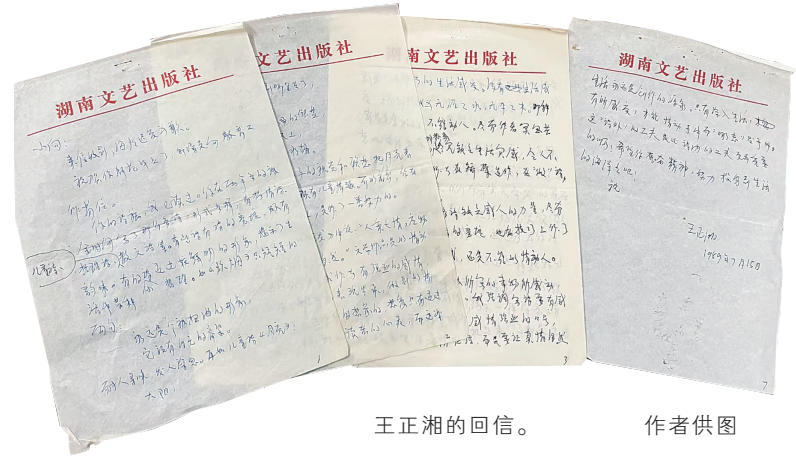
我站在一旁，静静聆听，但又略显局促。先生微笑着说：“当然，你也不必紧张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天道酬勤。”先生的话语有如汨汨清泉，滋润心田。

临行前，先生拿起几本书递给我，“这是我的三本小册子，也许会对你的创作有所帮助。”书为《君山竹奇》《三国演义导读》《千家诗》。我捧着书本，如获至宝，心激动得都要跳出来了。

《君山竹奇》是正湘先生的散文专著，是学习的极好范文。先生所选皆是身边事，有如掘井，开口小而所挖甚深，让人品尝生活的清新甘甜，如君山的奇竹、古老的天心阁、神奇的绿叶……篇什文字生动优美，耐人咀嚼。如在《君山竹奇》中，先生写绿“像流泉一样融入心底”；写竹竿上紫色的斑点，“好像先人们洒下的泪痕所凝成。”想象独特新颖，让人发思古之幽情。

在先生的散文中，古诗的引用俯拾皆是，运用又贴切自然。如《君山竹奇》引用了刘禹锡的“遥望洞庭山水翠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”又如《芙蓉楼一瞥》中，引用了王昌龄的《出塞》和李白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》。古诗的引用让文章富有书卷气且意味深长。在《岳阳楼随想》中引用对联：“四面湖山归眼底，万家忧乐到心头。”增添了文章的意蕴且升华了主题。《金鞭溪漫游》引用新民歌：“天降十位巨灵，手执金鞭一根；只喝一声吆喝，紫津潭上桥横。”生动有趣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，让人忍不住拍案叫好。

情真意切、寓意深刻是先生散文集又一特色。《君山竹奇》抒发了先生对君山奇竹的热爱与赞美，《天心阁遐思》讴歌了历尽忧患磨难、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之魂；《南岳观日散记》



王正湘的回信。

作者供图

抒发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灿烂明天的憧憬……无翼而飞，声也；无根而固，情也。情到深处，文字开出的花朵自然馥郁芬芳，令人陶醉。

《三国演义导读》则是先生写的一部古典文学阅读普及读物。先生告诉我们，阅读一部古典名著，需要了解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，了解作者的情感倾向，熟知作品的基本内容，还要在阅读故事之余，学会对人物形象的分析。先生语言生动风趣，娓娓而叙，让我们徜徉在绚烂多彩的历史长河中。

《三国演义导读》不仅在教我们如何读，也在启迪我们怎样写。譬如先生告诉读者鞭打督邮一事，《三国志》里记载的是刘备做的事，而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中却让冠李戴，把这事写在张飞身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罗贯中刻画刘备的主要性格是宽厚仁慈，张飞的性格是急躁莽撞、嫉恶如仇。如此移花接木，更好地突出了张飞嫉恶如仇，快人快语的性格特点，这不由让我想到鲁迅先生所述的小说创作之法，人物的塑造常常会“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杂取种种人，合成一个。”二者不也异曲同工？

《千家诗》是先生任责编的一部古诗选读。诗所写的时代跨度大，既有唐代的，又有宋代的。可谓一书在手，乐享唐宋文化大餐。书中的作者既有耳熟能详的诗人，如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苏轼……又有好些极少看到过的名字，如僧志南、朱淑贞、郑云……

看着这些名字，让我感慨有容乃大，蔚为壮观。诗的内容也丰富多彩，有田园诗、边塞诗、咏物诗……读来让人沉迷其中。一首首古诗，如一颗颗星星，汇聚成璀璨星河。王驾的《春晴》便是其中耀眼的一笔：“雨前初见花间蕊，雨后全无叶底花。蜂蝶纷纷过墙去，却疑春色在邻家。”诗人描绘了一幅雨后残春图，文字浅显，却富含哲理。

读一本本好书，就像被一双热情的手握住，让我感受着春天般的温馨。先生的书像一艘厚重的船，载着我去追寻理想之光。

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，1989年7月15日，先生竟回复了我一封长信，我知道先生高度近视，且患有眼疾，却对一位远在山乡的青年学子如此热情厚待，我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信中，先生告诉我：要写熟悉的东西，感受深才会动人；一首好的诗歌，是诗人生活、思想、技巧三者完美结合的产物；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，“汝果欲学诗，功夫在诗外……”殷殷寄语，暖人肺腑。

而今先生虽已离开我们十四载，但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印在我心中，温言隽语永远响在我的耳畔，他像一盏明灯一样照亮着我文学创作的道路。“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！”

【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王正湘（1931—2012）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著名散文作家、编辑出版家】

闲看儿童捉柳花

——古诗词里的慢时光与闲心境

郭光文

杯无？”诗中酝酿的美食、朴拙的火炉和欲雪的黄昏等充满生活暖意，一句亲切的问询，将期待共饮的闲适温情缓缓道出，收到了酒未饮而人先醉的绝佳效果。

与饮酒形影相随的品茶，同样充满了慢节奏生活的乐趣。明朝唐寅题画诗《事茗图》写道：“日长何所事，茗碗自资持。料得南窗下，清风满鬓丝。”诗中描绘的夏日悠长无事，独对茶碗自斟自饮，南窗之下清风拂面，吹动鬓发的闲适场景，体现了文人寄情茶事、淡泊避世的隐逸情趣和超脱心境。

“闲看儿童捉柳花”出自宋代杨万里《闲居初夏午睡起·其一》诗中，诗道：“梅子留酸软齿牙，芭蕉分绿与窗纱。日长睡起无情思，闲看儿童捉柳花。”这首诗首先通过描绘初夏时节的梅子、芭蕉和柳花等自然景物，营造出一种宁静而又美好的氛围；接着写其午睡初起后，看到儿童们追逐飘飞的柳絮时，童心复萌，便不期而然地沉浸其中，展现其率真洒脱的个性与对慢节奏生活的钟爱。

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中，这种追求慢节奏生活情趣的名诗佳词举不胜举，使人读来如临其境，趣味横生。浅斟低酌与品茗谈心是古诗词描写慢节奏生活的首要题材。唐朝李白《山中与幽人对酌》诗说：“两人对酌山花开，一杯一杯复一杯。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。”全诗以七言绝句形式突破律诗束缚，保留歌行体自由奔放特点，通过与隐士知己的饮酒场景，展现其率真洒脱的个性与对慢节奏生活的钟爱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的饮酒诗同样趣味无穷，诗道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

道；“腐儒碌碌叹无奇，独喜遗编不我欺。白发无情侵老境，青灯有味似儿时。高梧策策传寒意，叠鼓冬冬迫睡期。秋夜渐长饥作祟，一杯山药进琼糜。”诗人巧妙地运用对比、借景抒情和细节描写等手法，充分表现了自己对读书学习的热爱、壮志未酬的感慨以及在清苦生活中坚守理想的情怀。

下棋作为一种联谊会友、展示智慧和修身养性的娱乐活动，备受慢节奏生活青睐，因而古诗词在这方面的表达上是不惜笔墨的。有的视输赢如嬉戏，再现一片真情——如宋朝王安石在《棋》中写道“莫将戏事扰真情，且可随缘道我赢。战罢两奁分白黑，一枰何处有亏成”；有的字面不见棋影，通篇攻守如兵——如唐朝杜牧在《送国棋王逢》中写道“玉子纹枰一局棋，最宜檐雨竹萧萧。赢棋暗去春泉长，拔势横来野火烧”；有的在孤寂中见雅趣，成为旷世佳作——如宋朝赵师秀在《约客》中写道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”等等。

千百年来，游山玩水和访亲会友一直是雅俗共赏的休闲方式，古诗词围绕这个主题描写慢节奏生活，没有少花心思。有的在感叹自然风貌上泼墨——如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和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等；有的在抒发身心感受上挥毫——如“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”和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等；有的在乐享闲适生活上着笔——如“徘徊檐阴下，赏此落日明”和“缓步牛羊巷，浩歌桑柘村”等等。如果你想去感受访亲会友的乐趣，你就去读一读孟浩然的《过故人庄》：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，那么你一定会被这种淳朴的深厚情谊和悠闲的生活氛围

所陶醉！

含饴弄孙与乐享天伦是古诗词描写慢节奏生活的压轴剧目。有的写老人们劳动时，儿孙陪伴身边模仿操作的快乐“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”；有的写长辈们生日时，既贺高寿者阅历深厚、福泽绵长，又祝大家庭繁荣昌盛、吉祥和乐“经眼尽知三世事，含饴已有几重孙”等等，这些多姿多彩的场景无不令人心旷神怡。

古代名人的这些诗词启示我们，人生的美好，从来不在于一路狂奔，而在于在独处之中与自己对话，在慢时光里梳理情绪，始终守住内心的平和。



辰州矿业广场中央的矿工雕像。

通讯员 摄



深入百年老厂，走进历史的纵深。

通讯员 摄

辰州矿业隐于官庄的绿海深处，像一个深山隐士，宁静而恬淡。站在文化广场眺望，我惊异于这里竟没有一般矿山常见的矿渣与废水，而是无边漫漶的葱绿，还有此起彼伏的鸟鸣。当然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广场中央那尊矿工雕像。皮肤黝黑的“矿工”手提风钻昂首挺立，神情坚毅，像在等候一道全力掘进的指令，又像在聆听沃溪滔滔奔向沅水、洞庭湖乃至长江的声响。

午后的阳光从不远处山顶滑下来，给“矿工”抹了一层金粉。大理石基座上刻着矿山峥嵘岁月的碑文，四周被修剪齐整的灌木丛簇拥。雕像背后是一栋爬满绿藤、楼顶耸立“辰州矿业”四个大字的老楼，楼宇背后则是层叠起伏的青山。寒来暑往，这位“矿工”站成了矿山“倔强”与“坚韧”的永恒形象。

因为基座碑文，“矿工”必定耳熟能详矿山的沧桑往昔。远在唐代的民间零星开采不算，最早成规模开采可追溯到清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新中国成立后，矿山从私有归国有。此后数十年，从湘西钨矿、湘西金矿到辰州矿业，矿山几易其名，也几经阵痛，声名鹊起。2007年，官庄上空炸响春雷，辰州矿业一举上市，成为国内十大黄金矿山之一与全球第一大锑品生产企业，也成为怀化地区第一家上市企业。这无疑是一“点石成金”的神话，那些劳作者从黑黢黢的地下岩层深处，将沉睡亿万年的金、锑、钨矿石一车一车运到地面，变成沉甸甸的财富。

“矿工”也一定记得辰州矿业上市的那些日子，矿山人手中持有的原始股瞬间翻了许多倍。沃溪阳光下闪烁的波光，似乎都化为金子。数个大型住宅小区随即在官庄镇拔地而起，绝大多数矿区职工兴冲冲搬迁而来。官庄也开始格外豪迈，除保留老街外，又新修宽阔街道，两侧屋舍俨然，店铺林立。沿溪一带还建起了别具特色的风情街。夜幕降临时，街头杨柳依依，灯光迷离，令人疑心置身于灯红酒绿的香港。

与文化广场的“矿工”再次对视后，我竟然有了前往距离地面1000米的井下，与那些真正矿工们相遇的念头。

于是，我遵嘱全副武装，在安全专职引路员等人引领下，乘坐罐笼来到井下。这是我第一次下井，才知地底下别有洞天，巷道纵横，凉风习习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这里除常年保持20多摄氏度的温度外，居然还有手机信号。引路员颇为自豪地说，这是近年来矿山投入巨资改善井下环境，特别是信息化矿山建设的成果。“我们矿工在地下1000米深处的任何角落，都能随时与家人通话。”巷道灯光明亮温暖，摩挲着他脸上溢出的笑意。

在井下作业面，我终于见到了一群矿工。年轻的他们面容黧黑，与文化广场的雕像无二致，正熟练操作各种机械。风钻在他们手中轰鸣，矿石一块块剥落下来，又被麻利装上矿车。汗水顺着安全帽的边缘淌下，在矿灯的光亮里闪烁，但他们浑然不觉，眼睛一直紧紧盯着前方。我发现，这些年轻的脸庞上有一种与年龄不太相称的沉稳和坚毅，由衷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引路员说，他们中有“矿三代”，也有从外地来的大学生。找到机会，我与一位叫戴辉的矿工聊起来。他已不算年轻，但成就也非他人所比：从井下最青涩的风钻工做起，如今已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。一旁的引路员说，戴辉下班后有“三不”：“不喝酒，不打牌，不钓鱼”，有一空闲就在学习，琢磨创新技术，他的电话24小时待命，随时准备紧急处理地面或井下的故障。临别时，我握紧戴辉的手，心想，就是这双粗糙的手，与一代又一代其他矿工一样，在这地下用青春和汗水把石头炼成了金子……

从井下回到地面，太阳已贴着西边峰顶，阳光却依然灼热。我又一次伫立在文化广场，仰望那尊被绿意拥覆的矿工雕像，蓦然觉得那张坚毅的脸，就是井下遇到的那些矿工面孔的集合。他们站在这里，沉默而坚定，替所有在地下劳作的人守望着这片青山，也守望着官庄。

官庄是扼守湘西要道的门户，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墨客曾往返此地，留下了永恒的墨迹。沈从文多次经过这里，写道：“群峰竞秀，积翠凝蓝，在细雨中或阳光下来，颜色真无可形容……”抗战时期，林徽因逃难前往昆明，也在官庄住过一晚。她特意给沈从文写信：“沿途景物又秀丽又雄壮。”她还说，官庄小旅店里“灯火炎炎如豆，外边微风撼树，不由得有一种特别情绪。”

沈从文和林徽因途经官庄时，正是“多事之秋”，官庄景物虽美，但多了兵和匪，矿山和矿工们的日子也格外沉重。令人庆幸的是，这些让他们有着“特别情绪”的东西而今早已消失，官庄除了依旧无与伦比的美，还有了繁荣、宁静与从容。

我想，如果他们此时能再来，必定是另一种场景：住进现代城市小区的公寓楼，在阳台上喝一杯官庄毛尖，看夕阳光涂抹在群山之上。傍晚，微风徐来，他们一定会到文化广场漫步一圈，在那尊矿工雕像前驻足，听一听这座百年老矿“点石成金”的故事。他们也一定会留下这样的文字：官庄依然秀美，官庄人特别是那些矿工也终于把战乱年代的哀愁，炼成了宁静的金色日子……

辰州矿业